

中國暴風雨



著者 安娜·德買
譯者 納端
美·白修
以·沛

(下冊)

海洋書屋印行

中國暴雨風雨

著 娜安買德修白 • 美

譯 納端沛以

冊 下

屋 書 洋 海

1949

目錄

十一	人吃人的河南災荒·····	(一三七)
十二	湘桂之役·····	(一四八)
十三	中國共產黨·····	(一六三)
十四	史迪威事件內幕·····	(一七六)
十五	延安的政治·····	(一八七)
十六	身如鎗銃的赫爾利大使·····	(二〇一)
十七	一九四五——「諾言」的年代·····	(二一三)
十八	花言巧語的實質·····	(二二四)
十九	勝利與內戰齊來·····	(二三三)

二十	子夜的中國.....	(二四八)
二一	美國想在中國幹嗎？.....	(二五七)
	譯後記.....	(二七三)

第十一章 人吃人的河南災荒

饑荒和水災是中國的憂愁之源。從洪荒的時候起，中國的編年史，一直以動人心弦，固執而無可奈何的語調，記載着這些重複發生的災難。中國歷史家在他們的史書上，一向以皇帝們應付和控制此種悲劇性的緊急事變的能力，來評價過去偉大的朝代。在對日作戰的最後幾年間，這樣的一個災荒蹂躪了北方，而且考驗了蔣介石的政府。河南大災荒故事滾入重慶，好像隨風飄入的柳絮。你抓到一點事實，這些事實就分化為一片片的閒話：『我聽見一個河南來的人說……』『我看到一封洛陽來的信……』『在西安，他們說……』。可是沒有確訊——僅不過是大災難以前中國言語中的不祥語調，那彷彿是大風暴以前的黑暗。一九四三年二月，大公報，重慶的獨立報紙，對於河南人民在中國歷史上最慘的一次災荒中所遭受的幾乎無法忍受的痛苦，登載了第一篇真相的報告。政府報之以勒令停刊三天。

大公報的勒令停刊，對外國記者發生了芒刺一樣的影響。我決定到河南去，倫敦泰晤士報福爾曼君也在同時作了相同的決定。在飛機把我們從重慶多霧的飛機場升出去之後五天，在一個非常寒冷的華北的黎明，我們到達了西安至河南鐵路線的殘枝中。鐵路盡頭，幾十家飯館聚集着，每家都發出油炸食物的撲鼻的香氣，風箱炭火中吹出的綠色的火焰，不時輕叩着夜的黑暗。

黎明來得很慢，好像一個暗黑的舞台慢慢地亮起來似的。農民們露宿在車站旁邊幾里之內，正在等候下一輛火車把他們帶到西邊，帶向食物。他們之中大部份人來時所坐的火車，曾經在黑暗中被子彈的砲彈偷襲過。敵車、有蓋火車和破舊的客車塞滿着人們；有些人靠在一起，緊張地坐在車頂上。在凍結的寒冷中，火車衝過危險地帶時，緊抓着車頂的手指變得麻木；弱一點的人，就倒在火車鋼輪子下面；那天下午，當我們走着他們來時的路

途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他們粉碎而流血的肢體，躺在路軌旁邊。不過大部份的農民，是用自己的力量步行，坐驢車，推小車來到這裏的。這個車站是河南省的大出口，是北方的日軍和南方的羣山之間一個窄狹的噴泉，難民們在這裏聚集，直至他們可以繼續走向西方的救濟機關為止。

人群裏瀰漫着厲害的臭氣，乾了的汗，小便以及人類共同的臭味，侵染了早晨。農民們在寒冷中索索發抖，他們灰色和藍色的破衣裳，在朔風之中飄搖着。偶然皺紋滿面的婦女身上所穿的汗斑點點的嫁時衣裳的殘餘的紅色，破壞了一般顏色的單調；號哭着的嬰孩，有時引起了人們對於他惡臭的猩紅色的襁褓的注意。人們的呼吸，匯成發着水蒸氣的烟霧；鼻子流着清水；在萎縮的臉孔上，眼睛似乎是黑暗的傷口。腳是用破布包的，他們的頭上則圍着褪色的骯髒的手巾。

再過去五十里，並無經常的火車交通。這一段路軌是好好的，手搖車可以仕白天以高速率走過，可是敵軍的大砲控制着這條路。在北邊，在黃河北岸，日軍佔領着山峯；在南邊，陝南有名的華山山脈鋸齒形的高鋒，聳入雲霄。這中間的一塊地方，像打穀場一樣平坦，有鐵路通過，那塊地方從東至西約三十或四十里，一片灰色的沒有太陽的雲幕，使它的荒涼難以言語形容。一球球長串珍珠似的人，通過着這個平原。這無窮無盡的行列，出現在地平綫那邊，蜿蜒在田間的小路上，靜靜地走入灰巴的遠方。中國的人羣通常是咕咕咕地愉快的，像水銀一樣地流動，有或起或止的笑聲和咒罵聲。可是悲愁和霜雪已經把這些人們凍結成爲鹹口無言的一羣。他們提起了這一隻腳，又提起另一隻，機械地沒有思想，像牲口一樣，他們步履艱難地走入遠方。在遠古時期，原始的人類也許就這樣地從寒冷和飢餓的史前土地上，遷移到食物和溫暖的土地上的。

滿佈在路上的一小羣一小羣的人，重複着同樣的事情。每小時內有數十次，若干父親推着小車子過去，母親在前面用一根繩拉着車子，坐在零亂物件上的孩子，有的時候不响，有的時候哭；有時女人橫坐在驢子上，手裏

抱着小孩，好像不快活的天使一樣，而父親則在後面用一根棍子趕着驢子。老太婆用小腳跌跌撞撞一起走，有時顛腳跌倒，沒有一個人攙她起來。有的老太婆由兒子用強壯的肩頭背着走，把煤一樣烏黑的眼睛睜視着敵意的天空。年輕人單獨走着，步子較快，把所有的家當用包袱包起扛在肩頭上。路邊簡陋的墳塚，說明了衰弱的人會在這裡倒下；有的時候一家幾口人都站著，在沉默的困窘之中，注視着一個屍體。小孩子像老人一樣撐着拐杖；有的小孩子背着的包袱像他自己一樣大；更有些孩子似乎是夢遊病者，他們不看任何東西的眼睛，彷彿已有一千年的痛苦了。在所有這些人的後面，寒冷的風從災荒之區吹過來，揚起塵土，把他們追逐到黃色的平原那邊。逃荒已經繼續了好幾個星期，還將繼續許多星期。

五小時之後，我們到了經常通火車的地方。鐵路當局已爲我們準備了一輛專車，把我們送到河南的省會洛陽。上午我們就到了洛陽，洛陽天主教會的主教，是一個好心腸的美國人梅根，他得到各方報告，對這次饑荒，要比北方別的任何人知道的更多。梅根很客氣的招待我們，給我們熬的東西吃，並且在兩天以後，陪我們乘馬出發。我們的目的地是鄭州，有三天路——一天坐卡車，之後兩天騎馬。

路上每一個大城市，都至少有一家飯館開着，供給錢袋還是滿滿的人們。有一次，我們在這樣的飯館裏叫了一餐飯，可是味道香濃的食物，我們食而無味。飢餓的人們，站在爐子旁邊，以發抖的食饒，聞嗅食物的香味；他們的眼睛跟踪着人們每一口熱氣蒸騰的飯，從嘴到碗，從碗到嘴。我們走到街上時，小孩子跟着我們叫『可憐，可憐！』假如我們從衣袋裏拿出些花生或乾棗之類，聚在旁邊小的乞丐們，就從我們的指頭上搶走。他們淚痕滿面的，烏黑的，在寒冷之中顯於絕望的臉色，使我們感到慚愧。中國孩子健康時是美麗的；健康時他們的頭髮有漂亮的自然油澤的光彩，他們的眼睛像杏仁一樣閃動。可是這些瘦得不像樣的人，應該是眼睛的地方，却是充滿着濃水的窟窿；營養不足使他們的頭髮乾枯；飢餓弄得他們的肚子鼓脹起來；大氣吹裂了他們的皮。他們的聲

音已經退化爲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

小村莊比市鎮更壞。那靜寂是嚇人的。人們逃避飢荒的無意識的殘酷，彷彿是一支野蠻的軍隊追逐他們。村莊空洞得發出回聲；街道是沒有人管的糞土堆，門和窗戶是釘上了，無人居住的房屋把最小的聲音擴得很大。村子裏隱蔽的地方，一個嬰孩的哭聲，要比我們的馬蹄聲還大。兩個孤獨的女人，在一條鬼魅出沒的街上吵架，她們尖利的聲音要比鄉村出會時的喧嘩還响。

路上有死屍。有個還不到十七歲的女孩子，瘦削而美麗，躺在潮濕的泥地上，她的嘴唇有死的綠色，她的眼睛睜開着，雨落在上面。人們削着樹皮，在路旁舂碎作食物；小販出售樹葉子，一塊錢一把。握着墳塚的狗，把人的屍首翻了出來。鬼一樣的人們，在池塘的死水裏撇取水上的青苔來吃。我們策馬馳行，設法在第三天的晚上到達鄭州。薄暮降臨時，開始降着輕飄飄和粉末一樣的雪。有一次我們的馬在一塊田地顛脚，急劇地避開兩個人，他們夜裏緊緊地靠在一起躺著，在悲涼之中哭得很响。我們進入鄭州城時，雪已經下得能把我們的馬蹄聲包裹起來了。

我們早晨醒來的時候，鄭州城是一個白色的荒塚，居民好像灰黯的游魂。死統治着鄭州。因爲飢荒集中在那裏。在戰前該城有居民十二萬人，現在已不到四萬。該城曾被日軍轟炸、炮擊和佔領，因此有一切前線城市半被破壞的氣息。瓦礫堆在溝渠上，大房子沒有屋頂，向天空張開口。大雪披在瓦礫和廢墟之上，彷彿是一件使任何聲音死滅的外套。我們站在大街的路口上，極目眺望荒涼的道路——甚麼都看不到。偶然有個把人，穿着風吹抖動的破衣，在一家門口蹣跚出現。注意到我們的人，就把我們圍起來，推開雙手祈求着，他們叫喊：『可憐，可憐！』直至我們的耳朵發響爲止。

災荒的迅速和死亡使我們迷惑。一個人在一條小街上推着小車子，車上載了一個無力的人。這衰弱的軀體，

穿着藍色的破衣，裸露的腳上都是瘡；這軀體顫動着，好像是活的，但輕微地動盪着的頭，只不過反應路上的崎嶇。他是死了。另外一些人躺在溝裏；我們把一兩個人搖一搖，看他們是否確已死掉，其中有一個人微微動了一動，我們把一張大票子放在他的手中。他麻木的手指握着這票子，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反射動作；他的手指慢慢的張開了，票子在他的攤開的手掌上抖動。另外一個人躺在那裡呻吟，我們搖動他，想設法使他起來。於是我們求旁邊一個女人幫助，要她一起把這個人搬到難民所去，這女人衣衫襤褸，緊抱着一個嬰孩。我們爲加強請求計，給她一張票子，當她伸手的時候，孩子跌下來跌在雪裡，而且很可憐地哭泣了。我們終於把這三個人都送到難民所，陪着我們的天主教神父說，『至少要讓她們像人一樣地死去』。

耶穌教和天主教牧師們共同管理着美國的救濟費，老百姓的故事是從他們那裏聽來的。強壯的人逃得比較早；所有目前留在這裏的人，是老的、弱的、以及極少數幾個住着管明春可以長成的麥子的人們。老百姓削掉榆樹皮，把他碾碎當作食物吃。有的人把新麥連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裡，人們把花生殼搗碎來吃。路上可以看到難民們把泥土塞到嘴裏，來填滿他們的肚子，教會醫院裡住滿着可怕的腸胃病的病人，那病原是他們吃的饑東西。

耶穌教士們的信，記載了這災荒的初期情形，其時遷徙正在秋天開始。飢餓的農民們和他們的女人及小孩，曾經聚衆強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們能够帶得動的任何東西。他們衝入麥田，搶走了田裏的穀物，有時飢餓燒掉了人類最基本的感情。一對瘋狂了的夫婦，曾把他們的六個孩子綁在樹上，這樣他們離家去找食物，使孩子們不能跟着他們。有一個母親帶着一個嬰孩和兩個較大的孩子，出來長途跋涉找食物，非常疲倦了，母親叫兩個較大的孩子往前走到下一個村子裡找食物。孩子們回來時，母親死了，那嬰孩還在吮吸着那死人的奶。在一陣慌亂之中，兩個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們殺死，不願聽他們嚷着要東西吃的聲音。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完全賣掉，換

一頓最後的飽飯吃，然後自殺。武裝的攻擊和劫掠，在鄉間好像傳染病一樣。教會人員盡力揀取路上的棄兒，可是他們必需偷偷地做，因為教會照顧挨餓的孩子的消息如果傳出去，丟在他們門前的孤兒，就會多得使他們無法可施。

到春天，當我們到來的時候，比較激烈而擾亂的份子，已經逃到有糧食的西方。留下來的人只是毫無暴力地在絕望之中消蝕着。如今教會的報告說起了更壞的事情——吃人。一位醫生告訴我們，有個婦人煮着她的孩子時被捕，她並不困惱，因為她堅持說這孩子在開始煮他以前已經死掉了。另一個女人在割掉她死了的丈夫的腿的時候被捕，這也被認為正當，理由是那男人已經死掉了。在山區裡，有更惡劣的故事，說人們在偏僻的路上抓難民，把他們殺掉，吃他們的肉。這其中有多少不過是可怕的傳聞，有多少是事實，我們無法判斷。可是我們聽到同樣的故事太多了，故事發生的地區也十分廣大，使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在河南，人類吃着人類。

河南是一個豐饒的省份，在戰爭以前，該省維持了居民約三千萬，他們竭力耕種肥沃的黃土，土地和人口的比例，被壓到了馬爾薩斯的極限。主要的收穫物是春天的麥子，農民在晚秋下種，五月中收割；他們次要的穀物是小米和玉蜀黍，這是在麥子收到之後馬上下種的，其收穫期是在秋天。在一九四〇和四一年，收成不好，弄得青黃不接。一九四二年春，麥子由於缺乏雨水而沒有長。政府照常徵實，把春天的麥子收去；在這一季中，這就是說幾乎把全部的麥子收去了。省當局愉快地向人民保證說，雨是一定會下來的，他們讓農民剩下一些小麥和玉蜀黍來填充飢餓的肚子，可是雨沒有下。在一九四二年整個夏天，天氣老是密雲不雨，谷物在禾桿上枯萎了，到秋天，該省是精窮了。

西洋的人有廣大的現代化交通機構，還有世界經濟足資依賴，數十年來已經忘掉了災荒是什麼意義。可是在

東方，千百萬人們依然依靠着他們步行一天所及的地方所能出產的東西作爲食料，飢荒依然是對於生命的一個重複出現的威脅。應付飢荒只有兩個辦法，這兩個辦法都很簡單，但是都需要重大的決心和迅速的執行。一個辦法是把大量穀物儘快地運到受災地區；另一個辦法是把大量人民儘快地運出受災地區。預見災荒並不需要很大的智慧：假如沒有雨，就沒有收穫，假如沒有穀物長出來，人就會死掉。

中國政府却未能預見災荒，災荒來了之後，又未能及時動作。早在十月間，災情的報告已經到了重慶。十一月間，政府派了兩個視察員到河南去，他們旅行了兩條主要的汽車路，回來說危機嚴重，必須立刻做點事情。政府爲應付此事，撥了兩萬萬元紙幣作救濟金，並且訓令省當局減輕賦稅。重慶的銀行把成捆的紙幣裝在卡車上，叫一隊卡車運紙幣到災區去，却並沒有運糧食。要把很多的穀物從華中經過破碎而山嶺重重的交通綫運到華北和河南，確實是沒有希望的。但河南省界外就是陝西省，陝西存糧是很充足的。爲了避免災禍，強有力的政府就應該下令陝西把糧食立刻運到鄰省河南。可是爲了河南而強迫陝西，就會破壞政府所認爲不可缺少的微妙的勢力均衡。穀物也可以從湖北運到河南，但湖北的戰區司令不准。

河南賑款得到很慢。在我們三月間到河南時，指撥的款項二萬萬元中只有八千萬解到了省政府。甚至這一筆錢也處理得很壞。政府官員們把此款留在省銀行裏生利息，而喧鬧地討論着作何用途。在某些地區，當錢款分發到挨餓的村莊裏的時候，當地官員收到此款後，扣掉了農民所欠的稅款；甚至國家銀行都尅扣賑款。中央政府發出的賑款都是票面國幣一百元的票子——因爲一斤麥子只消十六至十八元，那票面並不大。可是當地囤積者拒絕人們以大票購糧，農民要買糧食吃，必須把百元票兌成五元和十元票。這就不得不到國家銀行去兌換，國家銀行却大打折扣，大票子換小票子要抽取百分之十七。河南人民所要的是糧食，直至三月爲止，政府供應了大米一萬袋，雜糧二萬袋。平均起來，秋天起一直在挨餓的一千萬人，每人差不多只有一斤。

賑濟工作的特點是愚蠢和沒有效率。但可怕的悲劇，更由於各地官員的行動而複雜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農民是在死亡中。他們正死在大路上，死在山裏，死在火車站旁邊，死在自己的泥屋裏，死在田野間。農民必須付的錢稅並不多；基本的賦稅是徵實，徵取他所收的穀物之一部份。縱然重慶有了好聽的減輕賦稅的決議，軍事和地方當局却以夢想不到的一切辦法來勒索賦稅。各縣政府要求農民們繳付的穀物，要比他田裏實際出產的穀物還多。而且征實雷厲風行，吃着榆樹皮和乾樹葉的農民們，被迫把他們最後一袋穀種繳給稅局。餓得走路都不容易的農民，還必須繳馬料給軍隊，這些馬料要比他們塞在自己咀裏的餵東西營養得多。繳不出東西的農民就被逼得無路可走；他們賣掉牲口，傢俱，以及土地，得錢買穀以交納稅項，最可怕的風氣，是土地投機的颶風。西安和鄭州來的商人，政府小官員，軍官以及依然有糧食的富有地主，努力以罪惡性的低價收買農民祖宗傳下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脫售同時進行着，和飢荒的激烈性成正比例。

按照我們美國的標準，中國政府的官員們生活並不奢侈，不過他們的餐桌上蒸騰着饅頭和新鮮肉類的熱氣。國民黨黨務機關的最下級的僱員，每天從稅款之中抽取麥子約四磅。在我們回到重慶講起這事時，什麼都給否認了。聰明的人們告訴我們，一般外國人在中國通常是如何地輕信，甚至河南省的主席，在我們訪問他的舒服的辦公廳的時候，也說我們誇張了事實。他說：『只有富人才得把賦稅全部交納。對於窮人，我們所征收的，決不超過土地上所能出產的東西』。收稅時實際上的野蠻和侮辱是傷心慘目的，但和收稅同時進行的貪污更壞。徵收穀物的軍官和當地官員認為抽稅是他們薪水的補貼，是一種搶劫的特權。每個月在稅款分配之後，高級軍官們就把多餘的穀物分了，送到市場上出售，得款飽入私囊。這種不法抽得的穀物，實際上是到達市場穀物的唯一來源，而控制穀物的囤積居奇者，把價格抬得天一樣高。甚至用美國錢工作的美國救濟當局，也被迫請求軍官們購買他們自私自囤積的糧食，再分配給農民，那些糧食原就是從那些農民之中勒索來的。出賣穀物的軍官們，決不爲了人

道而稍作讓步；按照當時的漚價以及河南災荒中的價格，能在美國購買六十斗麥子的救濟款項，在中國只能買一斗。

這些事實並不是從報章上收集得來，而是從農民嘴上收集得來的。我們曾經設法跟某些老百姓談話，有一天晚上，當我們住在一個軍司令部的時候，一羣中年人來訪問我們，說他們代表着當地社會。他們起草了一個條陳以及一個報告書，希望我們帶到重慶去。他們給了我們兩份。這報告書說，全縣十五萬人中，十一萬人已什麼東西都沒有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約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從饑荒開始以來，政府發放的救濟品爲麵皮一萬斤。我們和這羣人的領袖談了一下。他有地嗎？有的，二十畝。他收穫多少穀物呢？每畝十五斤。抽稅要抽多少？每畝十三斤。

指揮官和一些軍官及兵士注意地聽着。那指揮官是一個將軍，他忽然暴怒起來，把那個人叫到旁邊，我們聽到他用很响的耳語叱責這農民。於是這農民回到我們這邊來，說他剛才說錯了，抽的稅其實每畝不過五斤。那將軍要求我們把這些農民剛才給我們的書面報告退回給他們；我們退回了一份，但將軍堅持必須把另一份也退回。我們相對默然，在昏暗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那老人發抖，我們明白，待我們走後，我們的一切罪名都會歸在他身上，而且我們自己也害怕；我們交回了報告書。

這之後，我們儘可能在沒有任何官員在場時和老百姓談話。在任何地方，同樣的話語重覆着同樣的呼籲：『停止徵稅吧；飢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稅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征稅，我們是能够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我們會和某區的一個軍官談話。他奉令本年度征收穀物四十萬斤，但是該區的總收穫量只有三十五萬斤。他從什麼地方找取其餘的五萬斤呢？在一個寂寞的鄉村裏，我們看到有一個人正在吃一種蕎麥麵、樹葉和樹皮的混合品。他自己的地上去年收麥五百斤，政府都給征去了，還說不夠，于是他賣掉了自己的耕牛和驢子，以彌補不足。

在馬背上旅行了兩個星期，我們每天和農民及小官員談話。我們旅行中所下的雪滋潤了土地，下一季的春麥似乎長得很高而青蔥。麥子以兩個月後就有食物的諾言嘲笑着農民。有一個老人說：「不錯，很好，但誰知到吃的時候我們是否還活着呢！」

我身邊還留着一張菜單，那是我們離開以前的一夜，鄭州的政府長官們宴請我們的酒席的菜名。他們請我們吃了蓮子羹，辣子雞，栗子燉牛肉。此外還有炸春捲，熟饅頭，大米飯，豆腐煎魚等，還有兩道湯，三個餡兒餅，餅上灑滿了白糖。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我們以我們認為最可靠的訪問和數字為基礎，粗粗地估計了一下。河南三千萬人民中，逃出了該省的人大約有兩三百萬，死於飢餓和疾病的也有兩三百萬。這是中國戰爭中最大的災難之一，世界上最大的災荒之一。我們帶了憤怒的心回到重慶。首都溫和的恬靜依然未減。賦稅在名義上是減輕了，不管農民所証明的事實是相反的。死人麼？那是撒謊。野狗掘土填麼？那是我們虛構的想像。我們知道，在河南農民的心底裏，有一種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們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農民的忠誠化為烏有。可是重慶誰也不相信我們，直到一年後日軍在這全部的插曲內，最後加上歷史性的一幕。

一九四四年春，日軍決定掃蕩河南省，以準備南方更大的躍進。中國在河南省的戰區司令是一位日光炯炯的人物，名叫蔣鼎文。蔣鼎文當河南的司令官已經當了許多年。他上任後第一樁事情就是築一道護城壕，來加強他的總部所在地洛陽城；他認為最好的戰畧就是這樣。他也逮捕了他能在該戰區內找到的每一個共產黨員以及有共產嫌疑的人。他在該省內最著名之處，是他叫部下官兵威嚇民政官吏的幹才。他曾叱罵河南省主席，使他在惶恐之下和他合作製定一個計劃，該計劃剝奪了農民手上最後的穀物。河南戰區真正的指揮官是蔣氏名義上的副手湯

恩伯將軍。湯恩伯在軍隊方面和勢力方面，都比他的上司高得多。湯恩伯是黃埔系的領袖之一，是委員長的寵將。他是一個比較快活的人，瀟灑、有幽默感、精力充沛，曾竭力在不影響軍隊的範圍內緩和災荒的慘狀。但由於他在河南的顯赫威權，農民和一般平民認定痛苦的製造者是他而不是蔣鼎文。他們譏刺道，『河南有兩害：黃河和湯恩伯』。湯恩伯和蔣鼎文指揮着五十萬軍隊。

日本人進攻時所用兵力，約六萬人。他們在四月中旬出擊，像利刃切牛油一樣割斷了華軍的防綫。日軍進攻時，湯恩伯沒有在司令部里；他一直沒有能夠回去指揮戰事。日軍以五百人爲一隊，佔領了華軍幾千幾萬人守着的山隘和路口——某司令部的人員在敵軍掩殺到面前時，正在太陽下打籃球。在災荒之時蹂躪農民的軍隊，由於多年的怠惰，本身也士氣低落和有病。他們訓練不佳，槍炮腐敗，彈藥缺乏。在攻擊之下，他們四散逃跑了。中國的統帥部瓦解了，它已無法控制局面。中國第十二軍和第十三軍在逃跑時互相廝殺。在戰區中心洛陽，司令部里瀾漫着驚慌。河南軍隊手上有軍用卡車七百至八百輛，殘破之程度不等。其中一百輛用來馳運援軍，以支撐崩碎的前綫；其餘的卡車都被軍官們用來搬運私人財產。這些軍官都是帶了太太、孩子和親戚們上任的。如今他們的行李、傢具和財物裝在軍用卡車上，衝向安全的後方西安。軍官們爲了補充軍運和自己的用途，開始征用農民的牛。河南是種麥子的地方，農民主要資本就是耕牛。軍方徵用耕牛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農民等候這個時機已經等了很久。他們身受很久的災荒以及無情的軍方勒索之苦，已經受得太多了。現在他們回過頭來，把獵槍、小刀和鐵耙武裝了自己。他們開始解除個別士兵的武裝，後來把整連整連的人繳械。如果華軍能支持三個月，那才真的不可思議了。當鄉村處在武裝暴動的狀態之下時，抗戰是一無希望的。在三個星期之內，日軍奪得了全部目的物；平漢路落入日軍之手，三十萬中國大軍停止存在了。

第十二章 湘桂之役

新聞檢查的任何辦法，都無法阻止河南崩潰的消息滲入重慶——戰爭開始以來，中國老百姓翻過身來對自己的同胞作戰，這是第一回。前線有成千成萬的賣國賊投降了日軍，淪陷區裏有數千百萬的中國人消極地或積極地爲日軍服務；可是無組織的農民在國軍和敵人作戰的時候，變得血脈冰冷而對自己的國軍作戰，那是空前未有的事情。重慶沸騰着新聞，沒人理他的宋子文，住在他郊外的邸宅裏，忿怒地叫嚷着沒日到來的預言；孫科痛罵整個政府；共產黨人則難於隱藏其對政府的鄙視。甚至在諂媚的朝廷中和外界絕緣的蔣介石，也感染到一種危險之感。但是，在重慶尙未來得及咀嚼河南屈辱的教訓的時候，日軍又行動起來，發動了六年中最大的戰役。

中國東部的海岸綫恰如半圓形，那直徑是長江，中心城市是漢口。從武漢起，有一條鐵路像箭一樣直指南方，分割沿海的平原和內地的高原及重慶。日軍打算沿這鐵路南下，把中國斬成兩半。現在事實過去了，我們可以把日軍此次攻勢作爲沒落命運的最後的掙扎。可是在一九四四年，前途似乎還有多多年堅苦的戰鬥。攻勢中日軍力量之大之多，似乎表示日本帝國的實力毫無漏洞；這個攻勢似乎是可以挫敗一切戰畧的一種努力。日軍確乎打算在這次夏季攻勢中獲取許許多多東西。

第一，他們打算掃蕩大陸上的美國空軍。十四航空隊的前進基地一向是破壞日本海上商業的美國戰鬥機和轟炸機的巢穴。美機出擊海上，已經消滅或擊傷敵船一百萬噸——佔日本戰前商船的五分之一。日軍就要攻取遍佈在鐵路沿綫和公路沿綫的這些空軍基地。日軍如能消滅十四航空隊的直接威脅，也就能消滅B29空中堡壘較大的長期的威脅。B29式機從華西深處出發的襲擊，已使日軍嘗到了災難的滋味。美軍正在華中計劃加長十四航空隊前進基地的跑道，以謀降落巨大的空中堡壘。從這些擴大的基地出發，B29將可能更其深入，破壞其心臟地帶。

日軍不知道正在他們計劃進攻華中基地之際，美國計劃者已經弄停當了塞班島出擊，使轟炸機更接近本州的計劃。

第二，日軍要挫敗美國的陸上戰畧。史迪威其時進攻很順利，快要衝破緬甸的封鎖綫，史迪威想從華中衝到海邊，在一九四五年內策應美國海軍，把日本帝國分割爲二。日本沿鐵路從北到南打開一道橫亘大陸的走廊，希望使史迪威即將到達的華西山區，不至於和尼米茲打算登陸的海岸發生接觸。

第三，攻擊的成功，也有非常巨大的宣傳價值。至少在地圖上，日軍就有一條橫亘大陸的交通線，從北方大陸的滿洲起，一直通到華中及越南，和新加坡及南洋發生直接接觸。以目前所得的材料而論，不可能認爲日軍參謀部當時如此之笨，竟打算把這次攻勢目標放上開發南洋上；日本缺乏車輛和汽車來利用這條路。在日軍打通此路後一年間，日軍從未利用這新的走廊來把一頓橡皮、汽油或錫運送回國，供應它挨餓的工業。可是在一九四四年，日本宣傳家們對於他們通到南方的不可攻克的走廊大吹而特吹。

日軍最後一個考慮，與其說是穩重的預計，不如說是一種希望。那就是要在東方把中國的兵力消滅得這樣澈底，把蔣的軍隊弄得永遠無力。這個目標日軍幾乎差一點就要成功。

在河南戰役急遽結束之後兩星期內，日軍已準備定當，開始了五百哩的長征，從漢口沿鐵道及湘江出發，直下桂林及柳州，那是他們的主要目標。日軍是打擊着美國在亞洲本土上的主要利益，可是美國人除了注視戰局，並且希望奇蹟出現以外，毫無辦法保護自己的基地。

華中的保衛責任，是在薛岳將軍手上，此人對於自己『長沙之虎』的綽號，頗爲欣喜。湘江流向南方，他的省會長沙是湘江峽谷的眼臉。長沙是鐵路的鎖鑰，中國產米最豐富的地區的鎖鑰，防衛滿佈着美軍機場的峽谷地帶的鎖鑰。薛岳是一個猛烈的戰士；他喜歡美國人；他讚美十四航空隊，他把保衛十四航空隊一事引爲自傲。他